

爱的征服

爱的征服

巴巴拉·卡特兰 著

第五章

有好一会儿，艾珈妮几乎不能移动——然后，她只希望薛登认不出她。

江先生很快就发现太太在和他开玩笑。

他站了起来，向艾珈妮欠欠身：

“你能光临寒舍真是我们的荣幸，”他说：“不论你是以奥斯蒙小组的身份或是象朵香花一样，都是受欢迎的。”

这时艾珈妮才猛然觉醒到自己穿着中国衣服，而薛登一直以锐利的眼光凝视着她，真是使她脸红。

她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凯莹就以一种不依的口吻叫了起来：

“你猜中了！猜中了她是谁！你太聪明了，都没法骗过，真让人失望透了！”

艾珈妮正要从房中退出去的时候，她很困惑的不知自己有没有听错，她听到薛登对江先生说：

“如果方便的话，不知我可不可以和奥斯蒙小姐单独谈谈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爵士，”江先生回答：“别客气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。”

“我想奥斯蒙小姐很想看看妮美丽的花园，”薛登说：

“我也很想欣赏欣赏，一直久仰贵府花园在香港是数一数二的。”

“你太客气了！”江先生回答。

他做了个邀请的姿势；在前面领路。

艾珈妮似乎只有听从的份，同时却又有一个意念在她心中蠢动，她想跑开，想躲起来，想换回原来的服装，尤其不敢单独和薛登在一起谈话。

她知道得很清楚，如果争辩什么的话只会使她显得更为荒谬可笑，而且不必要的在江氏夫妇面前伤害到他，因此她跟在江先生和薛登后面，沿着走道到了第一座大花园的门口。

江先生趋前开了门，艾珈妮和薛登走上花园的走

廊。

他们进入花园时，一群鸟受了惊动展翅而飞，蓝色的羽毛熠熠生光。

“蓝八哥！”艾珈妮叫了起来。

“希望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幸运！”薛登说。

艾珈妮笑了起来，因为这话她在船上就和凯莹说过，她低声说了句：

“我需要幸运！”

他们并肩走着，走到一条迂回的小径上，传来一股花的香味。

艾珈妮曾在书上读到有关中国园林之美，以及如何具有独特的风格，她也听人家说过，小小的几块泥土石头，由于精心安排，也令人赏心悦目，江先生就在半山顶这块广阔的土地创造出美丽的诗境。

假山、小桥、亭台，池塘里睡莲绽开，小小的瀑布由山上流下，花树都安排得那么协调，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美。

玫瑰、八仙花、牡丹花、杜鹃花，绚烂如锦，杏树、

橘树、梨树也都开了花，白色的玉兰花在蔚蓝的天空下散溢着清香，眼前就如仙境一般。

“真是太美了！比我想象中的任何花园都要美！”艾珈妮由衷地赞叹。

他们又向前走了一些路，然后站在池塘边注视池中娇美的睡莲。

“真美！”薛登说：“就象你穿上中国服装一样美！”

艾珈妮惊讶地注视他，因为他的赞语太出乎意料了！她望着他眼中的神色，然后很快的把眼光移开。

她在微微颤抖。

“我必须见到你，艾珈妮，”薛登说：“你得承认这点。”

“那是……不可能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要装着在我们之间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呢？”

“是没有发生什么。”

“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呢？从遇到你开始，你就带给我些难以解决的问题，而那些问题我一直都得不到解

答，不能再这样了！”

静默了半晌，艾珈妮只是握紧手指，望着池中的睡莲。

“我知道为什么你总让我有些迷惑了。”薛登说。

他停了一会儿，见艾珈妮没有开口，又继续说：

“因为以前你穿的衣服颜色都很不适合你，穿上这件玫瑰红的衣服，使你的头发似乎有一层淡紫色光辉、你的皮肤就象花瓣一样美。”

“你不该……对我说……这些话的。”艾珈妮语声胃细。

“为什么不该呢？”他问：“任何一个男人有机会的话都会向你这么说的。”

“因为我不要……听，你知道我伯父伯母不会同意的。”

“我也相信他们绝不会同意你和我单独相处在一个中国绅士的花园里。”薛登说着，似乎在暗示什么。

“江先生、江太太都是我的朋友。”艾珈妮说着，

好象他在向她挑衅。

“不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朋友了，”薛登回答：“江先生是一个很特出的人，以前他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听过他的名字，到香港以后他也是我首先拜访的人之一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总在奥瑞斯夏号上见过面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想见他呢？”艾珈妮很好奇地问。

“我想问问江先生对今后殖民地发展的意见，”薛登回答：“政府的改革正付诸实施，但我个人还是需要他的帮助。”

他看艾珈妮眼中惊讶的神色不禁笑了起来。

“仰慕中国美的并不只有你一个人，我还很想收集一些中国画、玉和陶器，在这些方面没有人比江先生更在行的了。”

“我在江太太那里看到了一些，比我想象得更令人兴奋呢！”

“你应该跟江先生好好谈一谈，他会告诉你它们的历史典故，”薛登说：“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告诉你我自己拥有宝物的渊源呢！”

他的声音中似乎有着什么，使艾珈妮为之心动，象升起了奇异的音乐在她心中回荡，她很快地说：

“那是……不可能的事情，我应该坦白告拆你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薛登的辞锋锐利。

“因为伯母不会答应的，而且你支持总督的立场使伯父很不高兴。”

她又做了一个手势。

“我本身如何并不重要，有的理由我不便告诉你，伯父母不准我认识任何男人，尤其是你。”

“为什么我特别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太显赫……地位太重要了，即使你不是……我也应该远离你，你该知道，伯母不准我参加任何社交活动。”

“我知道得很清楚，”薛登回答：“我还要总督的秘书一定要邀请你来参加下午的花园宴会的，不过从你伯母表示你不会出席以后，我就猜你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

来拜访江太太的。”

“你来这里是为了看我？”艾珈妮惊奇地问。

“这是一个理由，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，到香港以后，我是第二次来拜访江先生了。”

艾珈妮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过了一会儿薛登又继续说：

“看着我，艾珈妮！”

那是命令的口气。虽然她不想听他，却发现自己已不由自主了。

她转过头来仰望着他，在一片粉红杏花间，他的表情更为深刻，充满了奇异的魅力——那也是他和其他男人不大一样的地方。她想，那并不在于他的英俊外貌，也不在于他的功勋或权位带来的气势，而是别的什么东西，她知道那正是中国人所说的谦恭君子风。

“你真能相信吗，艾珈妮？”薛登低沉的声音在问她：“你真的相信我们彼此能就这样走开？而忘了我们的唇曾经互诉的话语么？不是用谈话的方式，而是用吻来表达的心声？”

艾珈妮觉得脸颊发烫，她无法从他那里移开自己的眼光。

“我们必须……分开。”她低语。

“告诉我为什么，告诉我事实，艾珈妮。”

“我不能，那是我的……秘密。”

“秘密！秘密！”薛登的声音带着愤怒：“你使秘密围绕在自己四周，而我却认为根本不需要这样，没有一个人的眼睛能这么纯洁无邪，能隐藏任何让他觉得羞愧的东西。”

艾珈妮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他的手放在她肩上，把她转过来面对着他。

“告诉我你在隐藏什么？我必须知道。”

艾珈妮摇了摇头：

“那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在内。”

“你真认为这么说就能让我缄默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会发现真相的，艾珈妮。”

“不！”她叫了起来，挣脱他的手，声调强硬：

“别管我！你不会发现什么的，你也不会知道什

么……什么都不会！你走开，忘了我吧！”

“你会忘了我？”

她想反驳他，却不可能，要说的话咽入了喉咙，她知道自己从未忘记过他。

因为他离得太近，她的心又怦然急跳起来，再度感受到那虚弱无力，同时在她内心深处有着难以言喻的渴望，愿他能再吻她。

她狂热地想着：她要求他再吻她最后一次，然后让他就此走出她的生命，就象他踏进时一样。

但她也知道，一旦他的手臂围绕着她，她就会不由自主地靠着他，整个身体反应着他，那种奇异的魔力又会在两人之间滋生，甚至不受大脑的控制。

“我需要你！我需要你！”她多么渴望能这么说。

但她知道，他从不了解他如何使她心烦意乱，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为他紧张。

突然间，她想起了什么，很惶恐地说：

“我得回去了，时间太晚了！如果他们回去后发现我不在家的话就糟了！”

薛登从口袋中拿出一只金表看了看，发现他们的确没有时间再争辩下去了，就说：

“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你不能这么做。”艾珈妮说。

“我只把你送到靠近将军官邸的地方，然后你再走一点路就到了，我想妮伯母大概不会那么早就离开宴会的，不过也很难说就是了。”

“我得快去换衣服！”艾珈妮叫了起来。

她很快地由花园跑开，对自己能跑这么快，不象凯莹一样缠了脚走都走不动，心中十分高兴。

凯莹在花园门口等她。

“你们谈得很好吧？”她问。

“已经太晚了！”艾珈妮回答：“我得赶快换衣服回去了！如果伯母发现我在外面的话，一定大为光火。”

“她并不知道你到哪去。”凯莹倒是很自在地说。

在卧房里，艾珈妮很快脱下玫瑰红的中国衣服，穿上自己的紧身衣，她觉得既懊热又受束缚。

“什么时候你再来？”凯莹问。

“我尽可能抽时间来看你。”

艾珈妮又想起了什么，叫了一声。

“怎么啦？”凯莹问。

“我刚记起明天伯父要带伯母、双胞胎去午餐，他们一大早就出发，那里有一些军队得检阅，不到很晚不会回家的。”

“好消息！”凯莹叫着：“你来这里好了。”

接着媳又想了二会儿，说：“我看就这样好了，我们坐夫君的帆船出海，你可以欣赏海湾美丽的景色，我们还可以去小岛上寻由访胜一番。”

“我们真的能出海吗？”艾珈妮问。

她仿佛听到海岛的低语，那么迷人的迎向她，她渴望一睹中国帆船的真面目。

她知道这里的一些富商拥有精心设计的帆船，经常航行海上，就象英国绅士拥有私人游艇一样。

“你直接来这里还是我们在码头碰面？”

艾珈妮想了一会儿，其实两条路都危险，她知道他们不会让她一个人坐黄包车外出，如果她说出去买东

西，倒是一个比较好的借口，总比说去中国人家里好得多。

“我们在码头碰面好了。”

于是艾珈妮又穿着原来那件浅色的衣衫，戴上帽子，吻了吻飘莹柔软的面颊。

“谢谢你，你太好了。”

“别客气。”凯莹回答，艾珈妮知道这是她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。

薛登正在前门等候。

艾珈妮谢过凯莹，登上马车，车夫穿着总督府的制服，马车装备十分华丽，薛登就在她身边坐下来。

马车前进，薛登提起她的手。

“我要再见到你，艾珈妮，”他说，“妮再怎么样也不能阻止我，你最好不要再向我拱战了，让我来应付你的伯父伯母。”

“不，”艾珈妮恳求：“请不要向……他们……说什么。”

薛登没有回答，她看到他的下颚有点宽，嘴唇紧缩

着，不免有些失望他不大理会她的要求。

“我会考虑照你要求的去做，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：“如果你能告诉我那个最重要的秘密，那个使你确认我不可交往的秘密。”

“我很想告诉你，”艾珈妮回答：“我也很想照你的要求做，但我不能！我不能告诉你的，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”

“你以为我会接受这种说法吗？”薛登问。

“但你非接受不可！”艾珈妮说：“除非……”

她感到手被握得好紧，原先要说的话突然在唇边消失。

“没有什么除非不除非的，”薛登决断地说：“这只是我们之间的事，艾珈妮——你和我事，你我都知道我们彼此间有很多要学习、要探寻的事，这不是短时间就能做得到的。”

说时马车已经到了山上，停下来，艾珈妮知道已经到了官邸的墙外，离大门只有五十码。

车夫下来，薛登轻轻拿起她的手放在唇上。

“我们会再见的，艾珈妮，”他平静地说：“你给了我很多东西。”

因为出来时太过匆促，她忘了戴手套，现在她只感觉到他的唇传来一阵温暖，紧贴着她柔软的皮肤。

她轻轻地颤抖，喜说在心中涌动，这时车夫走过来打开马车门，她不得不下车。

她有太多的话想告诉薛登，虽然并不知道到底要说些什么，只知道要离开他很不容易，她多想请他不要离开，留在她身边。

他只是把她扶了下去，车夫再度驾车前进，他向她挥帽。

艾珈妮望着马车，一直到马车消失为止。

她朝着官邮的大门走去，知道自己爱上了他。

第二天清晨，艾珈妮醒来，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酣畅和刺激。

她没有弄错，伯父一家很早就外出。

七点半早餐，九点以前他们就坐马车出去，四个军人骑在马上护送，另一辆马车随后跟着，里面坐着侍

从武官和两位军官。

昨天奥斯蒙夫人参加总督府宴会回来后心情一直很好，黛西和薇儿妮特似乎也有所斩获，不只是她们开始介入了香港的社交界，而且又有许多军官驻扎于此。

。

军官们自然注意到她们的青春美貌，那毕竟是很吸引人的，而且对于驻扎在海外的军官来说，新面孔的出现也是够刺激的。

另一件使奥斯蒙夫人高兴的事，约翰·波比·韩里斯爵士一直对她颇为注意，和她聊了不少。

“不论你怎么说，弗德瑞克，”在用餐时她说：“我觉得他很吸引人。”

“他可能会讨人喜欢，”将军说：“另一方面来说，就象我以前告诉你的一样，爱蜜丽，他和当局每个人都有争论，而且听部下说，他对社诺文将军的态度粗暴极了！”

将军顿了一顿，然后愤愤地说：

“我可并不想让他这么对待我！”